

倾心研究成果丰硕

—访刘鹗文化研究专家许文金

王爱兵 徐怀庚



许文金先前从事的是高中语文教学工作。他与刘鹗研究“结缘”是在1987年,当时由江苏省社科院发起,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淮安县召开“纪念刘鹗诞辰130周年暨首届刘鹗学术研讨会”。当年许文金在淮安县复兴中学执教高中语文,正在享受暑假的他,突然接到淮安县委宣传部的电话通知,邀请他参加首届刘鹗学术研讨会活动,尽管他当时不知就里,但还是爽快地接受了任务,并按时去报到。

许老说,他当时执教高中语文,注重研究高中语文教材和教学,那些年就有探讨朱自清散文《绿》和《荷塘月色》的文章《比喻修辞格的巧妙运用》等文稿被国家级《语文知识》刊发。

他说:“那时,我对刘鹗几乎不关注,对《老残游记》都没有细读过。”许文金报到后,被纳入“五人小组”,接到的任务是让他执笔写一篇有关刘鹗生平的文章,而提供给他的资料仅有两件:

一件是刘鹗的文孙刘惠荪先生编著的《铁云先生年谱长编》;另一件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的《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为写好这篇“命题作文”,他自费从书店买了一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的《老残游记》,硬着头皮去研读相关资料,由通读转为精读,并根据个人兴趣和领悟,分成若干专题,对资料进行分类摘抄和细心研究,还深入到街坊中寻访,搜集到许多流传在淮安民间的刘鹗的有趣故事,经过仔细推敲研究,除按时完成“命题作文”《刘鹗生平》外,还一口气写了《一部不经意之作》《刘鹗与大刀王五》《刘鹗的音乐素养》等数篇研究刘鹗的文稿,得到主办方和有关专家的好评,并相继在当时的《淮安日报》和《淮海报》上刊出。

他参与了刘鹗故居的修复和布展

许老告诉我们,1987年11月,在淮安召开的“纪念刘鹗诞辰130周年暨首届刘鹗学术研讨会”的最大亮点是:与会专家、学者达成共识,“摘掉了”多年来强加在刘鹗头上的帽子,并促成了刘鹗故居的修缮。许文金因撰写《刘鹗生平》及其它多篇研究文稿获得刘鹗后人和来自全国各地研究刘鹗专家们的充分肯定,许文金相继又参与了刘鹗故居的修缮和布展工作。

历史上的刘氏故居坐落在淮安古城内西北隅勺湖之滨东南侧高公桥西街上,坐北朝南,东为金刚社巷,西接地藏寺巷,北接荒地,是一个拥有一百四十余间成龙配套、由五个部分组成的大宅院。它是刘鹗之父刘成忠于光绪三年(1877)解组归里,下居淮安之所。抗战胜利前后,刘氏故居原大门和前面轿厅一排房子因毁坏而被拆除了,后排客厅和两座楼房又于1958年倒坍拆除。1970年左右,房子就由淮安县房产公司代管了。

许文金和他的同事们为修复刘氏故居(后定名为刘鹗故居),展现历史面貌,他们翻查历史资料,请刘鹗后人回忆,走访周边上年岁老人和老工匠,画出原貌全图。最后,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存留的11间房屋进行修缮。

现对外开放的刘鹗故居的文物展品、文字说明大都出自许文金之手。其中,展示刘鹗生平的12幅画作,是他4次去江苏省国画院拜请国画家刘秉生先生创作的,其画作下的文字说明也是许文金逐句逐字推敲、精心撰写的。

他是一名全方位研究刘鹗专家

许文金说:“人们都称刘鹗是位大杂家,他在治河、数学、医学、文学、考古等多方面都取得惊人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其实他一生所学都是经世致用之学,研究刘鹗也要从多方面研究。他从参加首届刘鹗学术研讨会和刘鹗故居修缮和布展工作起,就十分敬佩刘鹗,并喜欢上刘鹗。当时,就分门别类摘抄了10多万字的史料。

研讨会和修缮工作结束后,许文金回归原单位。但刘鹗和刘鹗那些事,一直萦绕在他脑中,挥之不去,教学之余,常常翻阅那些笔记,并时刻关注国内外有关研究刘鹗的活动,还有那些和刘鹗相关的历史研究资料以及研究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成果等,广集资料,潜心研究,写出一篇篇高质量的研究刘鹗的文稿,均被有报刊刊登。

许老还讲了他在研究工作中一些有趣的小插曲。1992年8月的一天,邮递员送来一份邮件,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本刘鹗的诗集《铁云诗存》,并附有刘鹗研究专家的评价,并相继在当时的《淮安日报》和《淮海报》上刊出。

存》,其中还附了封短信,笔力娟秀。内容是这样写的:“许同志,您好!作为你的读者,颇为悦服。现奉寄一本《铁云诗存》,或俾你研究之用。祝你成功!顺致康祺!”落款是“看好你的朋友:佚名。”说实在的,当时的心境可以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来比譬。

还有发生在2018年1月。江苏电视台“江苏国际频道”记者来淮安做1期《大运河与淮安历史名人》专题节目,有关刘鹗部分时长近3分钟,视频上打的字幕是“刘鹗研究者许文金”。“平心而论,我当时根本谈不上沾沾自喜或受宠若惊。因为虽然已发了二三十万字的研讨文章,大都刊发在地方报刊,生恐笔力不够,层次不高。”许老这样说。

许老说,从前几年开始,他又瞄准了十个专题,力求把刘鹗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以前旧作,再反复推敲修改。《刘鹗研究》选文46篇,25万字,已审定;另一本《刘鹗与淮安》,拟收文24篇,约15万字,正在进一步完善中。

研究刘鹗之路,对于许文金来讲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他从没犹豫过,动摇过。

仅去年,就有几位文友陆续帮他联系了11家编辑出版部门,将样稿发出后,初审全获通过,其中有6家盯着他签订《出版合同》。其中有编辑说:“您的《刘鹗研究》至少是目前国内第一本凭一己之力对刘鹗进行系统而全面研究的著作”。还有位编辑说:“您的文章,用笔老到。”也有编辑说,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劝他及早签订《合同》,以不负

笔耕之苦,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等等。

许文金前年受聘为刘鹗文化研究会顾问,他深感“兹事体大”,更感有责任和义务将刘鹗研究工作进行到底。为了搜集资料,也曾到苏州、济南等地去寻觅刘鹗遗迹。济南的趵突泉上还保留着还原王小玉说唱梨花大鼓场面的人物群雕,一个个栩栩如生。到外地出差或旅游之余,他先后从书肆中淘得广陵派名曲《普庵咒》的台湾刻本,撰写刘鹗的历史小说《老残遗恨》,以及关于研究太谷学派的专著等。

临别时,许文金老人拉着我们的手说道:“刘鹗‘鹗藉标丹徒,而实居淮安’。病故前特嘱咐人,在他死后将遗体运回淮安下葬。作为一名淮安人,研究刘鹗文化,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为了这,我决心还要坐上一阵子冷板凳。庆幸的是,前年,淮安成立了刘鹗文化研究会,我将和其他研究者们一起携手协作,力求把刘鹗文化研究工作更上一层楼。”



图为许文金(中)和著名学者卞毓方(右一)交流《刘鹗研究》书稿

汪步端和彭翼仲的关系

刘怀玉

网上读到杜雪巍的两篇文章:《汪步端在新疆》《汪步端家世渊源探秘》。前文说“晚清末期,北京《京话日报》主笔及创办人彭翼仲,因‘妄议罪’被发配新疆。彭翼仲回到内地后撰写了《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一书,追述了其流放新疆时,备受迪化知府汪步端的关照。因为彭翼仲的爷爷彭蕴章与汪步端的爷爷汪元方系同朝为官,交谊深厚,两家联系异常密切。或许汪步端、彭翼仲二人,他们在儿童时便相熟,两家渊源颇深。”后文又说“汪步端先祖安徽歙县,后迁至浙江杭州余杭镇,又迁至江苏淮阴。”

说“彭翼仲的爷爷彭蕴章与汪步端的爷爷汪元方系同朝为官,交谊深厚,两家联系异常密切。”这说法是错误的。汪步端的爷爷是汪廷珍(1757—1827),不是汪元方(1804—1867)。《民国歙县志》卷四《选举·科目》:汪元方,道光八年举人,“字嘒盦,洪琴人,余杭籍,癸巳进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溢文端。”汪廷珍也溢文端,都姓汪,但不是一个人,汪廷珍比汪元方大六十岁。说“或许汪步端、彭翼仲二人,他们在儿童时便相熟,两家渊源颇深。”更是随意想象。

《汪步端家世渊源探秘》一文中说,汪步端是汪元方长子汪树屏的儿子。汪树屏弟弟汪树堂任淮安府知府,又兼任淮安榷关监督一职。“汪树屏在京供职时,因工作变动频繁,他将妻妾家眷、子女均安置在了弟弟汪树堂处,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所以汪步端的籍贯便是跟着家中的籍贯变动而改变,所以来汪步端在新疆题诗作画时,往往以‘淮阴汪步端’来自诩。”封建社会中一个人的籍贯怎能随意更改?这是胡拉硬扯。

淮安的汪步端本来就是本地籍贯,淮安古称淮阴,故汪步端署名时冠以“淮阴”二字,对于汪树屏的儿子则是不可能的。而且“矩亭”是汪步端的字,排斥了汪树屏儿子的说法。又说汪树屏当过张学良秘书,写过“我所认识的张学良”。其实那个汪树屏乃辽宁开原人,本名汪国藩,字树屏,1896年出生,一直活到1986年。他们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汪步端与彭翼仲家的关系,得从汪步端的祖父汪廷珍与彭翼仲的曾祖父彭希涑(1761—1793)说起。彭希涑字乐园,号兰台,与汪廷珍乾隆五十一年江南乡榜为同年举人,其弟彭希郑(1764—1831,雅田,号莘闻、雅泉)又与汪廷珍乾隆五十四年会榜为同年进士。

彭希涑之子彭蕴章(1792—1862),字宗达,一字咏莪,谥文敬。道光十五年成进士,累迁左副都御史,人称中丞公。据彭祖润履历,彭蕴章有八子:慰高、元燮(殇)、祖芬、祖贤、祖彝、祖寿、柱高、祖润。

彭希涑之孙彭祖贤(1819—1885),为彭蕴章第四子,字商耆,号芍亭。以父荫,为户部主事。咸丰五年(1855)举人。历任兵部侍郎、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衔湖北巡抚,一度署湖广总督,有惠政。彭希涑之另一孙子彭柱高(1827—1900),为彭蕴章第七子,字寿史,号艾圃,官兵部武选司主事。彭希涑之曾孙彭翼仲(1864—1921),彭柱高之子,彭祖贤之侄。

彭祖贤为汪步端祖父汪廷珍《实事求是斋续集》作跋云:

嘉道间山阳汪文端以文章风节负海内重望,一时士识与不识,无不仰为泰山北斗。曩先文敬公尝谒公于京邸,求为先祖台公作遗稿序,刻之卷首。兵燹后版片毁失,近以藏本重付手民,而原序已佚,无从物色。适公孙矩亭司马来鄂,出公求是斋遗集见示,则原序正在集中,欣欢鼓舞而不能自己。乃叹文字因缘,不先不后,巧为合,若有数存乎其间焉。殆亦先人呵护之灵有以默之欤?

公于学无所不窥,而操履方严,有人伦鉴,凡所识拔,多为名臣。身没之后,声势烂然,文公余事耳。矩亭予言,公著述甚多,是集已非足本,迺石板亦付劫灰,引为憾事。予维公与先祖台公江南乡榜同年,又与先伯祖修田公已酉会榜同年,今八弟祖润之妇叶,又公之外孙女也。年姻世好,重以乡先达老成宿德,特为分俸影刻,俾广流传。因念公为先祖台公序时,正祖贤始生之岁,今祖贤乃得重刊公集,事在六十年后,而其机早兆于六十年前。或亦公与先文敬公所共慰者乎?

公趋暇,因属陈君宝树,叶君兆纲代雠校之役。盖公爵为前节相汉阳叶崑臣年丈,两君又年丈之婿与孙也。矩亭岁一至鄂,省其姑母太夫人于汉皋,因以过予。是集之刻,实肇于此,附记之以谂来者。

时为光绪壬午(八年,1882)嘉平中朔,

长洲年再姪彭祖贤跋于武昌府署之雍熙堂。

汪廷珍《彭氏乐园台公遗稿序》在其《实事求是斋遗稿》卷二:“乐园太常为仆乡试同年生,其人端厚静穆,不苟言笑,邂逅之下,知为纯学之士。然造次别去,未尝得与通殷勤论学术也。未几而乐园归道山,俯仰今昔二十载。今其嗣子举江南试,偕计吏北上,访仆于京邸,出其先人制艺,属为之序。”

彭跋文中所讲“文敬”,以及汪序中所说的“嗣子”,为彭希涑之子彭蕴章,即祖贤之父。文中所讲彭祖润(1845—),字德身,号岱霖,为彭蕴章第八子,即祖贤之弟。彭希涑之孙彭祖润娶汪廷珍的外孙女,即汪步端姑母的二女儿,也就是汪步端的表妹,于是也就成了汪步端的表妹,他们就成了郎舅关系。

“年再姪”,科举时代同榜登科者为同年,互称年兄。同年之父为“年伯”,祖父



彭翼仲创办的《京话日报》

淮安方言

(第五辑)

管其刚 胡鹤毅

发音 zān;有的片区读 gan,发音短促,声调近于第四声)

四转边子 他就在队场上草堆根滚的小球,十颗球少了两颗,你再去草堆四转边子找找,应该能找到。——四周围

大药心里【太阳心里】 发疟疾的时候,就想到大药心里晒晒。——太阳底下(“药”),淮安有的片区读方言中“衣、恶(不读 è)”的合音,此处取其音,与其意无关)

头屋心里 你去头屋心里收拾一下,你舅舅一家马上就要到了。——正房居中的一间

阴凉口里【阴凉口勒】 中上心里,你怎能跑到田里来薅草?真不要命了?快去阴凉口里凉凉。——阴凉处(“勒”取其音,与其意无关)

词汇·名词·称谓类

1. 单音节

2. 双音节

南大盖【南大边、南大崩】 淮安区的万达广场在淮安中学南大盖,也就二百多米远。——南边不远处

团溜子 你喊上小九子再到大塘

那边找找,那十几只鸭子肯定不会跑远,就在那团溜子。——周围(“溜”取其音,与其意无关)

东大盖【东大边、东大崩】 原城东乡政府在淮安中学东大盖,总在一里多路远。——东边不远处

锅门口 煮完饭,锅门口一定要清理得了,防止火星子什么的。——灶台后面烧火的地方

南大盖【南大边、南大崩】 淮安区的万达广场在淮安中学南大盖,也就二百多米远。——南边不远处

团溜子 你喊上小九子再到大塘

那边找找,那十几只鸭子肯定不会跑远,就在那团溜子。——周围(“溜”取其音,与其意无关)

西大盖【西大边、西大崩】 淮安区国际商城在淮安中学西大盖,大约三里路远。——西边不远处

3. 四音节

顶盘心里【定盘心里】 你把沙发往墙边上放放,杵在头顶盘心里,怎么看都不顺眼。——中心、中央位置

旮机晃子【旮旯晃晃】 过年了,你把家里外好好收拾一下,旮机旮旯擦一擦,扫一扫。——所有的角落(“机”取其音,与其意无关)

里河西里 他家住在河西里,离河边上还有二里路。——里河西边

满落四下 小七子不晓得跑到哪滩(哪里)疯去了,一个大庄子满落四下找也没找到他影子。——各个地方(“落”,淮安有的片区读方言中“勒、恶(不读 è)”的合音)

满屋三间 岁数大了,有时东西随手一放,再满屋三间找也找不着。——屋内所有地方(“间”,淮安有的片区读“簪”的

爹【爹爹】 她爹的木匠手艺很出名。——祖父(普通话语用语中的“爹”指父亲)

2. 双音节

大大 放学后去你大大家吃中饭,我们去淮阴了,中上不回来。——大伯父(后面的“大”念轻声 da,二伯父或二叔父称“二大”,三伯父或三叔父称“三大”,余下类推)

大爹 你大爹叫你到他家去一趟。——祖父的大哥(祖父的兄弟中,除祖父外,排行老大叫“大爹”;排行老二叫“二爹”,余下类推)

大的【大子】 你家大的该上学了吧?——称自家或别人家排行第一的孩子(排行老大叫“大的”、“大子”,排行老